

中國歷代集書

李孟林題



第七四卷

清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◎ 学术顾问 季羨林

◎ 主编 李肇翔

中国历代丛书

第七四卷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书章

中國歷代禁書（第七四卷）

雙鳳奇緣

（二）

◎清 雪樵主人 著

第四十回 渡黄河妖风吹战舰 围京城怪石冲汉兵

诗曰：

一团妖气逼东京，困住紫微暗吃惊。

媚主蛾眉先有兆，可怜倾国与倾城。

话说番兵报道：『启元帅，今有铁鸦关的人马前来，要与张总兵报仇，抵关讨战，请令定夺。』元帅闻报，哈哈大笑道：『本帅正要起兵，去打铁鸦，他反自来送死，正是天助俺成功也。』便问：『哪位将军前去会阵？』有孙云向前讨令，元帅吩咐小心在意，孙云领令而去。去不多时，大败回关，帐前请罪。元帅又令哈虎出战，也败回关来。再令石庆真父子三人会阵，不到两顿饭时候，庆真父子俱带重伤败回关来。元帅大吃一惊道：『这厮如何十分利害，连败我数员大将，这还了得！』番僧道：『元帅不必焦躁，可再令吴将军出马诱敌，贫僧用法宝擒他便了。』元帅依言，命吴奎带兵出马，只许败不许胜，诱到阵前，好捉敌将。吴奎领令而去，元帅同番僧众将来到关前掠阵。只听炮响三声，吴奎一马当先，冲出关来，把来将一看，怎生打扮，但见他：

头戴镔铁盔，面如锅底灰，一双铜铃眼，

两道扫帚眉，鼻孔如狮子，簸箕两耳垂，

一张血盆口，长须乱一堆，穿件铁叶甲，

腰大有两围，身長一丈六，坐下马乌骓，

手执枣阳槊，当场有虎威。

吴銓看毕，大喝一声道：『来将可通下名来。』黄总兵道：『俺乃镇守铁鸦关总大老爷黄崇虎是也，天朝有何亏负于你，擅自兴兵犯边，夺关斩将，罪在不赦，今日本镇前来，一个个还不下马领死，等待何时？本镇也不斩无名之将，可通下名来。』吴銓道：『某乃单于国王驾前官拜征南娄元帅麾下左营都统吴銓是也。我国已取你二关，一路势如破竹，谅你这一孤关，保守尚且难支，还敢自来送死！』黄崇虎大怒道：『本镇代同胞报仇，照槊罢！』一槊打来，吴銓举刀急架相还，二将一来一往，战不到二十个回合，吴銓把马一转，诈败下去，直奔关门而来。崇虎不舍，大喝一声：『番将往哪里走？本镇来取你的命也。』放马追将下来。

番僧在关头上，一见汉将追来，正中机谋，心中大喜，便在袖内取出一块方砖在手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『起』，那块砖起在半空，如万道金光，射人眼目，直奔崇虎顶门落将下来。崇虎正赶间，忽见空中金光要落将下来，抬头一看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连叫不好，正要带转马头败回，说时迟那时快，那块砖在空中已变万千块，如雨点一般打将下来，打得那些汉兵头破血流，折臂断腿，纷纷逃散，只剩了黄崇虎一人一骑，肩带重伤，大败下去。番僧收了法宝，便叫：『元帅还不调将追赶，催兵取关，等待何时！』元帅听说，只留下一员副将，统领三千番兵在此守关，便率了大队人马，一直追将下来，真是马不停蹄，人不歇

甲，只追得黄总兵并不敢回关，落荒而走，绕道往京都告急去了，不表。

且言娄元帅的大兵抵了铁鸦关外，但见关门大开，百姓纷纷乱窜，已知黄崇虎败走，不曾回关，一直驱大兵入城驻扎，出榜安民，摆酒庆功，犒赏三军。过宿一宵，忽见番王有旨到来，娄元帅就命摆下香案，率领众将跪接旨意，只见宣旨官高声诵读：

单于国王诏曰：兹接娄卿捷报，已破雁门，直抵二关，又得天赐圣僧，法力高强，助朕成功，大兵到处，一路势如破竹，眼见昭君不难取，汉室不难得矣！朕心欣慰，加封圣僧为护国上师，外赐娄卿蟒袍一领，玉带一围，有功将士，叙功升赏，众军士各赏粮米三个月，钦哉谢恩。

娄元帅谢恩已毕，接过旨意，送了钦差回番，便商议要渡黄河，逼取东京之事。忽见探子报道：『启禀元帅，黄河渡口对岸有千余只战船，排列森严，刀枪密布，这边岸下一只船影全无，请令定夺。』元帅闻报，吩咐再去打探。便皱着眉头，对众将道：『本帅攻取东京，非渡黄河不可，大队人马须要许多战船，方渡得过去，若是打造，一则迁延时日，二则材料全无，若是抢他战船，又无赴水军兵，况他那里设备森严，也难下手，似此如何是好？』这一番话问得众将泥塑木雕，并无计策回答。番僧在旁大笑道：『元帅何必忧心，只须贫僧两个指头，一口仙气，管教他那边战船，一只只吹将过来，让我们大兵上船，好渡黄河去也。』元帅大喜道：『全仗仙师法力，只是我兵已深入重地，怕的勤王兵起，我兵腹背受敌，就了不得呢！望仙师事不宜迟，速速作法方妙。』番僧点头道：『包管元帅明日有战船到岸，以渡我兵。』元帅道：

『仙師何以這等容易？』番僧道：『仙机不可泄漏，做过便知。』元帅也是将信将疑，又在关中歇了一日，到了三更时分，外面好大狂风也，怎见得，有诗为证：

狂风阵阵起平空，拔木摇山势更凶。

卷起波涛腾万里，隔江船只影无踪。

这是番僧三更作起妖法，使动怪风，吹散了对岸千只战船，不知淹死多少汉将汉兵，那些船在河内飘荡，都奔这岸上泊着。

到了天明，早有探子报知元帅，元帅闻报大喜道：『仙师真妙用也。』便留五千人马孙云镇守铁鹞关，自同番僧率领大队人马，催兵出关，一直向黄河渡口进发，但见几百号船只，摆列岸口，预备现成。元帅吩咐众将照着队伍上船，不可争先争后，如违者斩。众将得令而去。番兵也会弄船，扯起篷脚，摇动大橹，趁着顺风，如飞渡过黄河，一齐弃舟登岸，那些把守黄河兵将，被一夜狂风吹下河去，死的死，跑的跑，所以此刻并无一人在此把守，任番兵过来，无人阻挡。元帅只留兵一万，与哈虎看管船只，以作归路，这里率了大队人马，逼进京师。

未知可曾取得昭君否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双凤奇缘卷五

第四十一回 汉帝吓倒金銮殿 张相献计假昭君

诗曰：

只为美人一点痴，奸邪献计欲分离。

任他巧献瞒天智，是假难真未许欺。

话说娄元帥率领大队人马渡过黄河，一路还有许多关隘，皆知不能抵敌，俱望风归顺。这是娄元帥军令严明，禁止三军，不许骚扰百姓，秋毫无犯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李广，自雁门关失守，带了家眷，急急逃回京都，将家眷送回府第，独自进京，缴印待罪。汉王还未退朝，忽见黄门官启奏道：『今有镇夺雁门关大将军李广，待罪午门，请旨定夺。』汉王闻奏，忙将李广召进。俯伏金阶，口称罪臣，便将番兵打破的话，奏了一遍。汉王大吃一惊，便道：『李卿，你一门为国阵亡，情实可悯，纵雁门关失守，非尔之过，卿可带罪立功。』李广谢恩退下。如今失了雁门，好不忧心，正待要点将去救雁门关，奈朝无良将，一面着兵部用火牌行文各处关隘，紧防番人。此旨未下，又见黄门官启奏道：『金雀、银燕、铁鸦三关，俱已失守，番兵已渡黄河过来了。只剩铁鸦守将黄崇虎，逃得性命来京，亦待罪午门，请旨定夺。』只吓得汉王连连跌足道：『可恨奸贼毛延寿，逃到番邦，唆动兵锋，惹起祸根不小。且住，黄河非战船莫渡，隔岸船只俱无，这般设备甚严，怎任番兵渡河过来呢？』便把黄

崇虎召进盘问。崇虎奏道：『臣闻得番营有一妖僧，善使妖法，火烧雁门，宝伤守将，妖风吹散战船，淹死多少人马，将船吹到对岸，皆是妖僧使的邪术。』汉王连声叹气道：『莫非天亡汉室，使妖人以乱中华耶！』

正下旨吩咐皇城守将，各门用心把守，未及多时，黄门官又急急启奏道：『万岁，不好了！番人已直逼皇城，团团围住，架起火炮，四面攻打，还不住半空中有大顽石飞来，打得这些守城军士，头破血流，哭声连天。只听番人口中单要昭君娘娘，万事全休，若半字不肯，定要打破皇城。』只吓得汉王魂不在身，坐不稳交椅，几乎跌倒，幸有内侍扶住。但见汉王大叫道：『孤的万里江山，大事去也！』忙问两班文武：『番兵已临城下，破在旦夕，哪位卿家代朕分忧，能把番兵退了，保住山河，不但官上加官，且七岁孩童，加以显职，九岁女子，也受皇恩，孤不食言。』汉王朝下问了几声，但见文官好似泥塑，武将如同木雕，面面相视，并不回奏。恼得汉王心中大怒，拍着龙案，指着两班文武大骂道：『常言：养军千日，用在一朝。你们这班没用臣子，一个个贪生怕死，难道叫孤把江山白白送与别人么？』问得两旁文武各翻眼睛，仍是束手无策。

汉王正烦恼，左班中闪出兵部尚书张元伯，跪倒金阶，口称：『我主，臣有短表，冒奏天颜，臣该万死，望我主赦臣一死罪，方敢奏明。』汉王道：『赦卿无罪，速速奏来。』张元伯奏道：『现在番兵已临城下，事在危急，文不能展一破敌之策，武不能施一退兵之计，君臣何能坐视江山不保？』汉王道：『张卿

有何妙计，可退番兵？」元伯奏道：「我主只消遣一能臣，可到城头，与番人打话，问他起兵到此，还是单为人图而来，还是不单为人图而来，看他怎样回答。」汉王道：「卿家问他，是什么意思？」元伯道：「他若单为人图而来，单要昭君便可退兵，臣自有瞒天之计，代主分忧，若不专为人图而来，既想得人，还要得地，那时便要费一番大手脚了。只看他如何对答，再作较量。」汉王道：「一客不烦二主，就烦张卿代孤一行便了。」元伯不敢推却，领了汉王旨意，退出朝门，上了高头骏马，一马当先，到了城头，向下一看，番邦人马势如潮涌，好不利害！怎见得，但见那：

旗分五色，阵列八方，盔甲鲜明，刀枪密布。一个个番将，头上飘雉尾；一对对番卒，额前扎勇巾。战场上马蹄乱奔，炮架中轰声震耳，不住地唢喇吹上下，无数的金鼓响高低，扎住了一带万马营，排定了千层牛皮帐。

看毕，向城下大叫一声：「番军听着，大汉天子差了张兵部，前来与尔主帅答话，快快通报。」番军听说，不敢怠慢，忙报知娄元帅。元帅闻报，同了番僧上马，带领众将，一马冲到城下，高叫：「南朝有何话说？」元伯道：「将军此来，还是专为人图，不专为人图，两事望乞见教。」元伯这一句话，倒问住了元帅。元帅在马上沉吟不答，回头便向番僧叫声：「仙师，本帅若回他单为人图而来，他只献出昭君，便要退兵，只可惜中原地界，大兵难得到此，若不并取汉室天下，再要想到中原，便费力了，望仙师斟酌回复他的话。」番僧道：「据贫僧捏指算来，汉室气数未终，江山不应为他人所有，元帅何不将计就计，只要献

出昭君，归报狼主，以便班师归国，若要取汉室天下，只好待时而动。」娄元帅道：「仙师所论，开我茅塞，如此回他便了。」一马当先，高叫：「城上张兵部听着，本帅奉狼主旨意，统兵到此，只要献出昭君，并不取汉室寸土，即可退兵，如尔等再要抗拒，本帅即要发兵攻城了。」元伯道：「将军且请息怒，我等已奏知天子，情愿将昭君献出，一则将军便要退兵五十里，以安百姓，二则雁门关以内地方，仍退回中国管辖，依此两件，即日献出昭君，进与尔狼主。」娄元帅道：「如果献出昭君，两件事俱可相依，如不相信，折箭为誓。你不要用缓兵之计，哄诱本帅，那时翻转面皮，不但要人，而且要地了。且问你昭君何时送出？」元伯道：「将军兵一退下，即刻将昭君亲送到营，断不食言。」娄元帅听说，便把令旗一展，将兵退至五十里，扎下营盘等候。元伯见番兵已退，急急催马下城，到了午门下马，进朝交旨，回奏：「番人只要献出昭君，不要寸土，臣已依允，大兵已退远了，立候一信。」汉王便问：「张卿，有何妙计？」未知元伯说出什么计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番人班师归本国 大封功臣见美人

诗曰：

由来好色动干戈，折将损兵费许多。

此日功成归故国，琴瑟依旧未调和。

话说元伯见汉王问计，便回奏道：『番人围城，非为别事，只因人图起的祸根，难道我主认真将昭君献与北番么？』汉王道：『依卿便怎么样呢？』元伯道：『只消我主传一道旨意，宫中去择其相似昭君容貌者，充做昭君，当面嘱咐此女，叫她休要泄漏，待臣送到番营，那边兵将怎知真假，只等番兵一退，他自然将侵占地方归还我主，我主速速点将增兵，把守各处关隘，以防番人，再等他归国，辨出昭君真假，我国防备甚严，也就不怕番人攻打了。』汉王点头称善，即刻传旨。正宫选一年轻女妃来到殿前，朝见汉王，汉王又当面嘱咐一番，命她改了北装，外赐嫔妃八名，三百儿郎护送，就差张元伯亲自送到番营交代。又叫声：『张卿，到番营交代之时，一则要不失大国之礼，二则叫他将地方侵占过去的交割清楚，三则烦张卿明押暗解护送番人出了雁门关，以免一路官民骚扰，回朝之日，另当升赏。』张元伯谢恩领旨，将假昭君用香辇坐上出朝，元伯上马，带了三百御林军，护送假昭君出了皇城，一路奔番营而来，且自慢表。

再言汉王打发元伯去后，心才略放，又命李广添兵五万，战将二十员，远远随后，到雁门关镇守，待罪立功。铁鸦关仍命黄崇虎添兵镇守，待罪立功。金雀、银燕二关，着兵部速放能将去镇守。一声旨下，

李广等谢恩出朝，急忙点兵选将，各自随后去奔关隘镇守。这是番人退出雁门的事情，书中先交代明白。

只言张元伯将假昭君一路送至五十里外，到了番营，早有小番报知娄元帥。元帥闻知昭君已到，率领众将等出迎。元伯也下马，大喝一声道：『昭君娘娘既到尔等营中，即是尔等国母，尔等竟不摆香案跪接，大失君臣体统。』慌得娄元帥急命番军重将香案摆下，率领众将跪接娘娘，一齐口称：『愿娘娘千岁。』上面嫔妃一旁代呼平身。娄元帥等站起，请娘娘下辇进营。元帥与众将一见此女，端庄美貌，不分真假，暗自称赞道：『好一位美貌娘娘！怪不得狼主为了此女，费了许多钱粮，折了多兵马，今日方得成功到手，也算天缘配合了。』

不言兵将心内赞赏，且表娄元帥将昭君接进后帐款待，又将张元伯邀至帐内见礼，分宾坐定，也不用茶，即摆酒款待张兵部，又犒赏三百护送儿郎，营中大吹大擂，好不十分热闹。席间，张兵部谈起奉旨送娘娘出雁门关一事，娄元帥大笑道：『汉王非差大人护送娘娘，是要大人来取回关隘的。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若要同行，何妨奉陪。』这一席话说得张兵部也哈哈大笑，只等席终，把兵部留在营中，过宿一宵。次日，元帥传令大小三军，吩咐放炮起行。一声令下，那些兵将好不欢天喜地，正是：

鞭敲金镫响，人唱凯歌回。

番兵在路归心似箭，巴不得兼程而进，渡过黄河，仍将战船交代张元伯清点；过了几处关隘，俱撤回守将，仍将地方退还中国。非止一日，早到雁门关，娄元帥扎住营盘，便对张元伯道：『所有我国占过关

隘，请大人查清册籍，不劳远送了。」元伯道：『我告辞娘娘，好复旨去的。』说罢走到昭君面前，叫声：『娘娘，一路须要保重，不必悲伤，臣是要回去了。』假昭君故意掩泪哭了几声道：『汉王好狠心人也，你回朝代我上复汉王，叫他今生休想哀家见面了。』说罢，哀哀啼哭。元伯假意安慰一番，便道：『老臣就此告别娘娘了。』说罢退出。娄元帅也将雁门交代明白，率领大队人马，放炮出关。元伯送至关外，看见番兵去远，回关将关门紧闭。住了几日，方见李广领了人马到关，元伯又交代清楚，告别李元帅，带了随身家将，回京复旨去了。这里李元帅重整关隘，修理城垣，添兵防守不表。

且言娄元帅自得昭君，建了大功，一路归国，心中好不兴头，带领大队番兵，离了雁门关，一直奔番邦而来。路上并无耽搁，早到番邦，将大兵扎在城外，便同番僧随着假昭君先进城来。番僧在馆驿住下，娄元帅来到午门，正值番王未曾退朝。有黄门官奏道：『今有征南娄大元帅，取得昭君，奏凯回朝，现在午门候旨，请旨定夺。』番王闻奏大喜，召进娄元帅，俯伏金阶，先呈上功劳簿，番王取上，一一看过。又问：『圣僧与昭君今在哪里？』娄元帅道：『圣僧在馆驿暂住。昭君现在民房暂住，候旨定夺。』番王道：『圣僧不敢令其朝见，可命卫丞相代朕恭请在伏龙寺居住，容日朕再诣寺谒见。』一声旨下，卫相领旨而去。番王又道：『难为娄卿与众将等费尽心机，取得昭君回国，功劳甚大，卿等听朕加封：今封丞相娄里受为哈番一等伯，外赐黄金五百两、珍珠二粒、貂皮四张、团龙马褂一件。吴奎今已将功折罪，仍加封提督，并石庆真不避矢石，征战有功，封为兵部尚书，长子庆龙，封为左骧骑大将军。次子庆虎，封为右骧骑大

將軍，土金渾封為左營都督，哈虎封為右營都督，孫云封為中營都督，陣亡將士雅里托、甘奇等，俱照原職加封三級，蔭一子世職，人功臣廟，配享春秋二祭，以下有功將士，俱給錢糧三月，免差一年，陣亡將士，着有司优恤其家。』

加封已畢，姜元帥等謝恩，站過一旁。番王又叫聲：『毛卿听旨。』毛延寿出班俯伏。番王道：『卿舉荐將帥有功，加升三級，外賜黃金百兩、貂皮二張，以酬卿勞。』延寿謝恩退下。番王對着眾文武道：『孤為昭君，費許多心機，今日才能到手，可以晚年娛樂心情也。』旨下：『召王昭君進見孤王。』姜元帥領旨，不敢怠慢，如飛將昭君召進午門，八个宮娥扶到金鑒，袅娜身材，慢慢走到殿上，可笑一个如飢如渴的番王，眼巴巴朝下細看昭君。未知可曾看出破綻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 对图画假美露破绽 指真形延寿进佞言

诗曰：

常言好事多磨折，欢喜十分又变忧。

花样情形成幻影，非关容貌不风流。

话说番王日夜思想昭君，今见昭君来到殿上，身子已酥了半边，把一双饥饿眼巴巴望着下面，见她轻移莲步上来，此刻也辨不出昭君真假，细细把昭君定睛一看，但见她：

一顶珠冠翠满头，双飘雉尾挂红袍。

八宝官装穿身上，凤翅罗袖是绫绸。

步步莲花踏地下，不满三寸凤勾头。

粉脸好比瓜子样，淡扫蛾眉衬杏眸。

桃腮两颊红如许，小口一点用脂揉。

虽无昭君真面目，身材却也颇风流。

番王看毕，只见昭君走到殿上，轻拢凤袖，口露歌喉，叫声：『狼主在上，汉女昭君愿我主千岁。』番王听得这一声称呼，心中已十分大喜，又见她拜倒金阶，连叫：『美人平身，抬起头来。』假昭君领旨，口呼千千岁，把头抬起。番王伏在桌案上面，近前再把她细细一看，口内不言，心下暗想：『孤看此女，虽

也有几分容貌，不比人图上画的昭君，生得十分绝色，笔难描画，世上难寻，若论此女的容貌，就是昭君，也不稀罕了，且将毛卿一问便知。』叫声：『毛卿何在？』延寿出班俯伏道：『臣在此伺候。』番王指着下面假昭君问道：『毛卿，你的画图献的昭君，不亚仙女下凡，如何此女不似人图模样？卿且细细看来，明白回奏。』

延寿领旨，下来细细把假昭君一看，大吃一惊道：『果不是王氏昭君，被汉君臣掉了包也。』暗叫一声道：『汉王，你将假昭君搪塞，不过要退番兵，权救燃眉之急，你只哄得北地君臣，怎哄得俺毛延寿？难道你不把真昭君献出，就罢了不成！只消俺舌尖儿动动，汉王呀，叫你的愁帽子又戴将起来呢！且住，汉王无故杀俺满门，俺与他有血海之仇，怎么不报？常言道，一不做二不休，待俺用激将计激恼番王便了。』想定主意，回奏番道：『据臣细看，此女不是昭君，分明汉王不舍昭君，故将假的欺哄我主，我主可将假的锁禁冷宫，再提大兵到天朝去，定要汉王献出真昭君，方成国体，我主若是依样葫芦，未免遗笑他国。』番王闻奏，好似火上添油，由不得心头火起，吩咐：『将假昭君并八个妃女，锁禁冷宫，三百护军，一概坑杀。』一声旨下，早已见殿前武士领旨行事去了。

番王在殿上怒犹未息，喝骂丞相娄里受：『汝来欺哄寡人，分明侮君慢功，该当何罪！』吓得娄相魂不附体，俯伏金阶，不敢分辩，只是叩头，连称：『臣该万死！』番王在殿上，越想越恼，喝叫两旁武士：『将娄里受推出午门斩首。』一声旨下，武士近前，把娄相剥去冠带，正要推出午门典刑，吓得两旁文